



華陽國志卷第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李奎先主命史立典遠則經紀人倫三材李奎炳煥

品物章矣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

校之下李奎蒨蕘之人加之謠誦於林野之中

管闕李奎瞽言君子有採所以綜核羣善休風

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

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

申斯篇者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

之載籍也而八國之語作焉五傳淵邃大

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之書興焉朱澤
苟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身見遊精博劉本提行
志無嫌其繁矣漢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
促國統三絕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
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為卒
正又改蜀郡為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
公孫述字子陽為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
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李本述欲應
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
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斬首萬

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為
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為赤眉賊所敗

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夢

人謂已曰公子系李本注在書明後漢作八十二為期述以語

婦婦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何況十二乎會

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為瑞應述遂稱皇

帝号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尚黃乃服色尚

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以功曹李熊為

大司徒巴後漢公孫述傳作其弟為大司馬恢為大司徒空弟恢為太尉

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帛公孫述得有船字蘭改益州為司

隸蜀郡為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
邨延牙並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
錢百姓貨賣不行蜀中童謡曰黃牛白腹
五銖當復謂莽黃牛述為白腹五銖漢錢
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後漢書
張隆常少數諫
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囂亦據隴連
述蜀王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
惑衆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
即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
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

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
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承相其名當
塗高高豈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
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
得之歎曰為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又使
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荆邨說述曰
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
侯列國李本作其以次漢祖敗而復征傷瘳復戰故能禽
秦亡楚以弱為強况今地方數千杖戟百
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荆門北陵

劉宋何季本傳取

閔隴與之進退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述悅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餘萬世祖未遑加兵與述及隗劉宋何季本傳蹏書輒署公孫皇帝七年蹏背漢降述述封為王厚資給之十年世祖命大司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蹏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東劉宋何季本傳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白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曰倉去此數里

虛妄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真不

然矣劉宋本誤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

自荆門沂圻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

舊交馬援奉詔喻述劉宋本傳隆少諫令服從述怒

白自古來有降天子乎尚書解文卿大夫

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

幽死自是莫有言者彭破述荆門閔及

沔閔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

彭亡曰平無言無賊也劉宋何季本傳又使刺客刺殺歙

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興劉宋何季本傳劉尚征述又遣

滅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婿延牙距宮大
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
江橋及其少城豐在廣都牙引還成都述
謂曰事當奈何牙對曰男兒貴死中求生
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發金帛開
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牙牙告漢戰因
偽遣鼓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牙因放
奇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益底
得出後宮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
虜死城下述以為漢等是虜乃自出戰述

劉李本同

劉李本同

當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數百三合三

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飢不

得食倦不得息日迭後述兵敗漢騎士高

平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

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

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

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

是歲十二年也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

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

遷塋贈以漢卿官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

刑以為監軍使尋領益州牧董扶亦求
為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韙去官從
焉來西 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
趙祇等聚眾綿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
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
攻雒城役李本作殺刺史儉并下蜀郡捷為旬月之
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又別
破巴郡殺太守趙韙部州從事賈龍素領
家兵在犍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
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為既到州移

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

民數万家避地入蜀劉吳何李本亦作恣為恣饒之引為黨與

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道枉誅大姓巴郡

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前後

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

漢獻帝初平二年捷為太守任岐與賈龍

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

下焉禦之東州人多為致力遂克岐龍焉

意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

子範為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

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長安惟叔子別
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
當大貴為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
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遣璋曉喻焉
焉留璋不遣友 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
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
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
羲以通家將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燒焉
車乘蕩盡延及民家 興平元年焉徙治
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祚灾疽發背卒州帳

下司馬趙韙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温仁
共表代又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
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
率衆征劉表 璋字季玉既襲位懦弱少

斷張魯稍驕于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約
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郎將
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為巴郡
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漢
昌實民為兵或搆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携
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 建安五

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

明年韙列李本有彼字去何本無破字接寫無空位敗義何本誤實列李本誤立懼遣吏程郁列李本作於宣旨于郁父李本作文

漢昌令畿索益實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

為亂縱有纜諛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

聞也義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

節汝自郡吏宜念効力不義之事莫有二

意義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

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

也今雖羨子畿飲之矣義乃厚謝于璋璋列李本作於

善畿遷為江陽太守十年璋聞曹公將

征荆州遣中郎將河内陰溥致敬公表加

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十二年璋

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

并雜御物公辟肅為掾拜廣漢太守十列李本作掾

三年仍遣肅弟松為別駕詣公公時已定

荆州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

越雋比蘇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

以疫病而劉主尋取荆州松還疵毀曹公

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

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

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抱利器忖璋不足
與有為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友好
劉主璋從之使正將命正佯為不得已行
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
賂遺無限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
校尉鍾繇伐張魯有惧心松進曰曹公兵
彊無敵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
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
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
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

劉李本誤疆

疆曹公雖來無為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
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
敵攻其外民叛于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
復遣法正迎劉先主主簿巴西黃權諫曰
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
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
君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
聽法正廣漢王累倒懸于州門以死諫璋
璋劉李本作壹無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曰以明將
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

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府之險
以此成帝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
師中郎將諸葛亮將軍關羽張飛鎮荊州
率萬人泝江西上璋初勅所在供奉入境
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
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
水達涪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
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
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亦言
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

不可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
馬司隸校尉劉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
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併三萬軍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劉主
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曹
公征吳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
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今樂進在清泥
與關羽相拒不往赴救進必大克轉侵州
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
求益萬兵及資寶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

張松書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
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
已白璋露松謀璋殺松劉主歎曰君矯殺
吾內主乎嫌隙始構璋勅諸關守不內劉
主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
都璋既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
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
頭數有戕諫璋遣將軍還將軍遣與相聞
說當東歸並使速裝二子既服將軍名又
嘉將軍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

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
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
中計即斬懷等遣將黃中卓膺魏延等勒
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堅守劉主
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
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
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
前歌後儷劉主本作舞豈非仁也統退出劉主請尋還
謂曰向者之談阿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
十八年璋遣將劉瑣冷苞張任鄧賢吳懿

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綿竹縣令懿
詣軍降拜討逆將軍 初劉主之南伐也
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衆不
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驅巴西
梓潼民內涪水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
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
所資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
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所憂也璋果謂羣下
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朱聞動民以避敵絀
度不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綿竹璋復

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綿竹軍
嚴覘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
雒城 十九年關羽統荊州事諸葛亮張
飛趙雲等泝江降下巴東入巴郡巴郡太
守巴西趙祚拒守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
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
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
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
頭便斫何為怒也飛義之引為賓客 趙
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為飛攻巴西亮定

德陽巴西功曹劉吳何李本並作謀龔謀迎飛璋帳下司馬蜀

郡張裔距亮敗于栢下裔退還夏劉主

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編將軍扶風

馬超率眾自漢中請降劉主劉為李喬字作交李恢迎

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汝南許

靖踰城出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

中有精兵三萬穀支一年眾咸欲力戰璋

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

攻戰三年肌膚草野以璋故也何以能安

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

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

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

不歔歔泣涕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

綬還其財物遷璋于南郡之江安吳主孫

權之取荊州也以璋為益州刺史劉主東

征璋還吳卒也劉李本無也字

譏曰公孫述藉導江之資值王莽之虐民

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

者也然祆夢告終李本作斯數有極奉身歸順孰

可以免矜愚遂非何其頑哉劉焉器非英

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椎據土亂世其見
奪取陳子以為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
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之侍人
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懷遠誠君子之先略
也觀劉璋曹公之悔悞劉吳倚李本作悔法正張松二憾既
徵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
人一饋十起輟沐揮洗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第五

華陽國志卷第六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
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
陸城亭侯劉吳倚李本作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為東郡
范令父弼劉吳倚李本無字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
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
餘遙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
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
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

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
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
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
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
劉季本訛言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
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
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
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
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健衆河東關羽雲長

同郡張飛益德並以壯烈為之禦侮先主
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
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中平元年從
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
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
郵頭頸着馬柳柱委官亡命項之應大將
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為高唐尉遷
為令瓚為中郎將表先主為別部司馬拒
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
原相郡民劉平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服

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融為黃巾
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
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
守下邳陳登元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
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有行吾
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
華子魚李本誤傳博聞強識竒偉卓犖吾敬孔文舉
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名器
盡此何本誤有後字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
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東海虞竺曰非

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先
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
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今日鄙
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
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
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
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
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
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
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袁術袁術豈

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
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
遂領徐州牧建安元年曹公表為鎮東將
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邳
守將曹豹叛為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
軍海西糜竺進妹為夫人及奴客二千金
李本誤內惠校改西李本作糜各本並作糜
銀寶物資之先主因而獲振連和於布布
還其妻子先主眾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
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為豫州牧益
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

子送布公使夏侯惇惇助先主不能克 三
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為明公將
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
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頷之布目先
主曰太耳兒最巨信者也遂殺布 先主
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為在將軍公禮之甚
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
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
慮失英豪望不許 袁術自淮南欲經徐
州北就袁紹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命

衣帶中密詔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
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
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
失匕吳本作者著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
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
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李本作解公使覘之見其
方披葱使廝人為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
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昱
嘉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

州刺史車胄以叛留關羽行下邳太守事
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劉吳何李本無空位先主眾數

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
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公東征先

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閔羽見獲先主奔青
州刺史袁譚奉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
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羽勇銳拜
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
時秦宜祿為布求救於張楊羽啟公妻無
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

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
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為天下惜不聽故羽
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
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
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
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 是歲紹征官渡
遣臬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
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
於萬眾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
公即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

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
曰彼各有主 先主說紹南連荆州牧劉

表紹遣將其卒兵至汝南公使將蔡陽擊

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

如何吾曹益德單車來吾自去楊等必戰

為先主所殺 公既破紹自南征汝南先

主遣糜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

賓使屯新野李本誤穎穎川徐元直致瑯琊諸葛亮

曰孔明卧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

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
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
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
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
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
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
弱為彊列李本誤疆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
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
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
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

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
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治天所以
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
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
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
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
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
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
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不箝食壺

衆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為
猶魚得水也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
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
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其衆去比到
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里
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
行雖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
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
何忍弃之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

劉季本亦誤取

季本作輜

劉季本誤至

之及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
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弃妻
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
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橫馬索矛
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先
主邪趣漢津適與羽舡會而趙雲身抱先
主弱子後主及擁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
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遣
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

劉季本亦誤取

吳何本誤翼

劉季本亦誤取

劉吳何季本無

何本舟紅買書作舟紅

公軍於赤壁焚其舫舟公引軍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為荊州刺史

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璇吳何本作璇長沙太守

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

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孫權進妹恩好綢

繆以亮為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以關

羽為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

為征虜將軍宜都太守初先主之敗東

走也徑往往鄂無土地關羽責之曰早從獵

劉季本在往

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為福也

劉季本無空症

及得荊州復有人眾孫權遣使求共伐蜀

又曰雅願以隆成為一家諸葛孔明母兄

在吳可令相并主簿殷觀曰若為吳先驅

大事去矣今但可讚之言新據諸郡未可

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曰

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

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

山林未敢聞命權果輟計遷觀別駕十

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遂西入益州

劉季本有備字

建安十九年先主伐蜀蜀中豐富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城中民金銀頒賜將士還其穀帛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萬疋其餘各有差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荊州事張飛為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為長史龐義為司馬李嚴為掾為太守費觀為

以上五行明本異

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軍中郎太守漢嘉王謀為別駕廣漢彭義為治中辟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劉孝本作掾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於是亮為股肱正為謀主羽飛超為爪牙靖義及糜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為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義璋所排擯也劉巴已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疏何與劉本誤瑁晉文之於

子圍乎從之正既臨郡睚眦之怨一食之
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
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
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
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為輔翼遂翻飛
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
也蜀書法正傳有初字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
人皆杖劔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
勸先主還之二十年孫權使使報先主
欲得荊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

以荊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
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
會曹公入漢中張魯定巴西黃權進曰若
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
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
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荆李本誤陽西屬引軍還江夏以
權為護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
署三巴太守杜濩荆李何李本無空位朴胡袁約等公留
征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顥及張郃守
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

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十餘日
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
失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
也 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
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
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屬而留淵郃身遽
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
算淵郃才略不勝我將率舉衆往討則必
可擒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
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

劉晏何李本作蜀書法正傳作蜀

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
葛亮居守足食足共也 劉晏何李本作兵 二十三年先主

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

對曰漢中蜀之喉咽存亡之機 劉晏何李本作若 君無漢中

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男男子當戰女子當

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 劉晏本註曰 白先主以洪

領蜀郡太守後遂即真初洪為犍為太守李

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為蜀郡嚴故在職而

蜀郡何祗為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為

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

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祗俱會亮門下洪謂祗曰君馬何駛祗對曰故吏馬不為駛明府馬不進耳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蜀志作銅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羣茂才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矣漢凶年劉表註在庚子誅曹公為魏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辨此又曰吾收奸雄略盡獨不得正邪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大司馬以許靖為

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權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武陵廖立為侍中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皆假節鉞又以黃忠為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官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旨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時關羽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捷為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

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
舊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爵韓最居上未
聞蕭曹李本加漢升二字在書頭美何本忘字四字以此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
於漢升黃忠字也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劉李本無與字王與
君侯譬猶一體禍福同之愚謂君臣不宜
計號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即受拜
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
問其人才亮知羽蜀書關其傳作護忘前答曰孟起點彭之
徒一世之桀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不如
髯之絕倫也羽省書忻悅以示賓客羽美

何本作鬚鬚髯故亮稱云髯也羽臂嘗中流矢每
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
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
離盈於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
漢水暴長皆為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
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
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降吳
羽救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
遂為孫權所殺吳盡取荊州以劉璋為益

李本關七字有空格

李本作糜

州牧住秭歸 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謚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為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所在並言象瑞故議郎陽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司馬屬殷純別駕趙祚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劉本有水字 蜀書有厥應自遠謹按書言既曜度白 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所甄蜀書作書寶 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寶書號命曰天

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羣父未亡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為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絕統即帝號先主不允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

祖世祖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若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從公也世祖劉秀本傳感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先建立禮儀擇令辰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

獲子嬰猶推讓况今殿下未出便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朝廷左遷詩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先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假節錄尚書許靖為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劉焉本傳棗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為關中都督進魏延鎮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為侍中楊儀為尚書蜀郡何宗為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

帝 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
兄瑁妻也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
為魯王理為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
羽之恥命張飛率巴西萬兵將會江州飛
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
羽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
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
以皆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
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故敗
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

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

東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
必無其利先主怒繫之于里 孫權送書

請和先主不聽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軍

至秭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留吳班自

建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溪蠻夷

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秭歸吳

班陳戒等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 二

月將進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汭流

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

季本作識蜀志作武

劉本作誠

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
先主連營稍前軍於夷道猇亭遣侍中馬
良經假山安慰五溪蠻夷 夏六月黃氣劉季本傳
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日
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
先主歎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季本傳由步道還
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兵眾死盡彤
氣益烈吳將諭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
將軍降者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畿獨泝江
退眾曰後追以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

軍未習為敵之走况從天子乎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踵

躡先主屯南山 先主改魚復曰永安丞

相亮聞而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

使不東行歸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八月

司徒靖卒 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

沒上疏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

略盡唯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係深託

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僉左右郎

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劉季本傳法正傳作記

季本傳

劉季本傳

何奉常

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

劉本作大

使太宗大夫南陽宗瑋報命 十有一月

先主寢疾 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

劉本誤後

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慮有後患舉郡拒

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

省疾於永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

啓太子遣將軍陳習鄭綽由青衣水伐元

滅之 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

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曰臣

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

劉本有不字

主又為詔勅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並受寄託 夏四

月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表後

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原疆昊天

劉本有李作鐘

不弔今于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

如喪考妣乃願遺詔事惟太宗百寮發哀

三日除服到墓復服其郡國守相令長丞

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至成都謚曰昭烈

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譔曰漢末大亂雄桀並起若董卓呂布二
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踰萬
計叱咤之間皆自謂漢祖可踵李本作於栢栢文易邁
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盪盡于時先主名
微人鮮而能龍興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
飛梁益之地元脣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
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
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為義士所
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
陳子以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末

